

速 写 集

杜 鵬 程

作 家 出 版 社

44/2

速 写 集

杜 鵬 程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7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5}{8}$ 插页4

1960年9月北京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册

目 次

一个故事.....	1
潜水兵.....	6
在秦岭工地.....	18
嘉陵江畔.....	26
英雄的事业.....	37
时代在召唤.....	44
春天带给我的欢乐.....	52
省委書記的心思.....	56
激动人心的日子.....	60
塞上行.....	69
青年的典范.....	77
战斗生活怎样檢驗我的心灵.....	82
从莫斯科寄出的信.....	90
我看見了列宁.....	97
初到华沙.....	102
海利娜.....	105

訪童布羅夫斯卡.....	111
綠色的海洋.....	118
美麗的扎古班.....	121
我愛波羅的海.....	126
朋友們的心聲.....	133
懷念遠方的朋友.....	141
後記.....	145

一个故事

你走到帕米尔高原身旁，抬头一望，只見无数的山峰直鑽入云霄，于是就覺得走到世界的尽头了。你若順着山峰之間盘旋上下的小路，策馬前行，便会发现，在这万山丛中，固然有不少終年积雪的大山，但是也有可耕的土地，平坦的草場，一道道的河流和伴随着牧群的歌声。同时，这里也象祖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处处都閃現着新生活的光彩。

乘馬从帕米尔高原东北脚下的烏恰县出发，向西南方向飞驰二百多里，就到了一个著名的牧場。到这里，草原上的牧人或者是帐篷里的女主人，定会告訴你一个动人的故事。

去年，一个大雪初晴的日子里，几十个柯尔柯茲族牧民，兴致勃勃地騎着駿馬从冰山雪岭上向牧場奔驰。这些人是从百里路以外的一个小学校看完了毛主席象回来的。他們回来以后，兴奋地向人們講述着自己的欢乐心情。他們的叙述激起了牧場二十四戶牧民的急切愿

望——每个牧民都希望在自己的帐篷中能挂一张毛主席象；最少在这块牧场能有一张毛主席象。但是，到哪里去找毛主席象呢，大家沉默了。这里的小学教员想了好一会，安慰大家说：“一个帐篷一张象，目下还是办不到。我一定想办法给牧场找一张毛主席象。”

过了几天，这位小学教员从喀什噶尔城开会回来，果真带回来一张毛主席的小象片。全牧场的牧民听到这个消息，都跑来看自己的亲人——毛主席。象片太小，挂起来看不清楚；人挤在一块又看不上，大家都非常着急。有的牧民要买这一张象片；有的牧民请求说：“让我借回去挂几天吧！”大家都不答应。正在为难，有人提议说：“我们来绣一张很大的毛主席象。好吗？”这个意见，立刻得到全体牧民的热烈赞同。大家当场选出了手艺精巧擅长刺绣的两个妇女劳动模范——乡妇联主任和一位美丽的姑娘，担负绣象的任务，同时凑钱连夜派人骑马到三、四百里路以外的喀什噶尔城，去买漂白市布和五色丝线。年轻的小伙子们，把漂白市布和五色丝线买回来了，牧民们都再三地向两位妇女叮嘱：“绣千针，绣万针，针针绣上我们的心。”六十多岁的阿哈萨哈拉^①说：“克孜姆^②，精心的绣吧！这是咱们牧场的大事情。

① 意思是白胡子老人。

② 意思是亲爱的女孩子。

在这张象上要綉出大家敬爱毛主席的心意，也要綉出我的心意。有了毛主席咱們才有今天！”

这位老人从心眼里說出来的話，引起了牧場上所有柯尔柯茲族人的无限心思。

这里的柯尔柯茲族牧民，有誰比这位胡須雪白的老人，更深知以往的血泪日月和现在的幸福生活呢？你跟随他到他的帐篷里坐坐，这位孤苦的老人会告訴你，在刚解放的时候，他全部财产就是一头牛犢。現在，他已經有十只山羊和一头毛驢了。他还可以告訴你：一九五〇年初，人民解放軍把紅旗插到草場上的时候，二十四戶牧民中就有六戶人在国民党匪帮的压榨下，丧失了牲畜，流浪他乡；全牧場的牛、羊、驢、駱駝和馬匹，損失了大半。这里获得解放虽然只有两年，但是如今，这个牧場已經是人畜两旺了。六戶流浪他乡的人回来重建了家园。全牧場各类牲畜平均增加了两倍以上。如果現在不是冬季而是最好的牧放季节，那么你和这位白須飘动的老人，站在高处，举目远眺，便能看到：許多头牛在仔細地寻找肥美的草叶；許多駱駝吃饱喝足之后，臥在草地上凝望天空；許多肥实的馬匹，时而互相追逐，时而迎风嘶鳴；而羊群象朵朵白雪似地掠过綠色的草地。这位老人和柯尔柯茲族的牧民們，从眼前的光景中，深切地認識到什么样的道理，获得怎样巨大的感情，难

道不是很明白么？

受全牧場牧民囑托担任綉象的两位妇女，請小学教員在漂白市布上描出毛主席象的輪廓以后，就日夜精心地綉起来了。在綉象期間，每天都有人到她們的帳篷里詢問：“啊！快綉起了吧？”她俩回答：“快了。我們正用所有的心血在綉毛主席寬闊的前額哩！”于是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了牧場。次日，又有人到她們的帳篷里詢問：“啊！還沒綉起来？”她俩回答說：“快了，快了。我們正用所有的心血在綉毛主席智慧的眼睛哩！”这一消息又象插上翅膀似地飞向四处。曙光爬进帳篷的时候，她俩怀着迎接黎明的心情綉着象；正午的太阳照射着帳篷的时候，她俩怀着欢乐的心情綉着象；黄昏来临，牧人归来时，她俩唱着歌儿綉着象；当狂风卷着积雪向塔里木盆地滚去的深夜里，她俩怀着虔誠的心情綉着象。有时候，两人相顧微笑，相互鼓励說：“风会把我們綉象的消息帶給毛主席的。”就这样，一針針，一綫綫，經過十几个紧张而愉快的白天和黑夜，一幅寬二尺、高三尺的毛主席大綉象終於綉成了。

毛主席象綉成的消息一传出去，牧場周围百里地区的男女农民和牧民，都騎上牲口赶来看。四百多个柯尔柯茲族农民、牧民就在毛主席的大綉象下，隆重地举行了庆祝会。大家弹起“哈巴克”①尽情地歌唱，欢乐地舞

蹈。

两位绣象的妇女，扬声高唱：“浑河的水流不尽，”
大家群起合唱：“毛主席的恩情说不完。”

歌唱声、乐器声、人们狂欢的喊声，飞过草地，激荡着群山。

1952年冬写于新疆

❶ 一种乐器。

潛水兵

那些駕駛飛機在祖國萬里晴空奮飛的人們，可以對我們描繪天空出奇的景象，那些走過祖國各個角落的勘察人員，可以向我們講述豐富的寶藏和秀麗的山川；我們也可以到很深的地層下，和礦工們一道，去撫摸那沉睡了數億萬年的石頭；而潛水員們，卻可以告訴我們：祖國大江大河在怎樣呼吸，那魚類聚居的水鄉有怎樣的情景。

聽說，“黎湛鐵路”的重點工程之一——郁江大橋工地，有許多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的潛水員。他們都是從鐵道兵各部挑選出來的好小伙子，有的身材高大；有的雖然个子不高，但是也非常結實。他們這些人以及那奇異的潛水工作，都吸引著我。可是當我到郁江大橋工地的時候，大多數潛水員都在“氣壓沉箱”中工作。

大橋工地的人們談說著一位老潛水員王全成，在沉箱工作中的事跡。說他，怎樣由一個潛水員很快變為新中國第一批沉箱工作者當中的一個沉箱工，並且又怎樣

由一个沉箱工变成了一个为人称道的領工員。所有沉箱里的一套工作：开关气閘、出泥沙、凿岩石、在沉箱中爆炸石头以及如何使沉箱平稳下沉，他在很短时间里全学会了。

一天下午，有一組潛水員在工作船上收拾机器，准备下水。潛水組長王东源，指着从江心的三号桥墩上的一个战士，說：“那就是王全成。”很远，看不清面目；只見那叫王全成的战士登上小船，一位大嫂在矫健地有节奏地搖槳，小船划过江心。王全成坐在船边，手托着下巴，望着太阳照耀的江面，望着江面上的万点閃光，似乎在沉思什么。

王东源告訴我：王全成和他們一道，下过鴨綠江、松花江，下过长江，也下过珠江……还說，王全成在鉄道兵的潛水員当中，是最老的潛水員之一，切割、电焊等等水下的各种作业，他都很熟練。我想立刻去訪問王全成，但是沒有小船，只好在潛水队的工作船上一边看潛水員下水，一边和王东源交談。啊，現在我还要找別人談什么呢？这位王东源不就是一位十分令人敬愛的人物嗎？

他是一名标准的潛水員：个子高大、粗黑健壯，象一位力大无穷的人。猛一看，你似乎覺得：他如果开口說話，声音一定无比宏亮；可是言談中他的声音却出奇

的柔和。他拴指头粗的繩子时，精巧仔細而又認真，象拿个鏤花針似的。这位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象我們軍隊中很多久經考驗的老战士一样，亲切耐心地照顧和教导着新潛水員，象兄长似的。这样的人，我似乎老早就認識，似乎在往日的生活中見過許多次面，因此覺得格外亲切。

我們坐在小船上，把脚放到碧綠的江水中，任微波洗滌；敞着衣服沐浴着海洋里刮来的风。我們时而望着西南四、五里路的南山，談着那“南山不老松”，时而望着近处树林中显露出的建筑物，那里是石达开的故乡，是太平天国的英雄們激战过的地方。

我很想知道王东源的立功事迹，但是又沒有問什么。試想，你能从这个淳厚而老实的门口里，听他講自己怎样“过五关斬六将”嗎？日子长了，我們熟悉了，我将会逐漸知道我要知道的一切。

要学习，你可以坐在設備完善的教室里，摊开厚本書，听老师侃侃而講；你可以在工作之余埋头夜讀；可是另外一些人，他們用另外一种方式，学会我們这时代所需的技能和本領。在朝鮮大同江边，美帝国主义者的飞机疯狂轟炸的时候，大批炸弹嘯叫着落下来，森林燃烧起来，青草被烧枯了，可是在炸弹坑里放着潛水員用的机器，有一条橡皮管和繩子深入江中，那是参加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王东源和他的同志们，正在江底学习潜水技术哩。炸弹丢到江里，被炸死的鱼漂浮在江面，而在江底的王东源，除了感到水的震动和听到声音有力地传播以外，还在照样地，一边想着潜水理论的某一个要点，一边工作。其后，王东源和他的战友，在祖国许多大江大河之中工作过。

水下工作非常艰难，但是这种工作却是新奇而诱人。惊涛击岸的喧嚣声，在水中听来，反而响声更大；潜水员能听见石头块相互撞击的轟隆声，能看见沙砾怎样在江底不断地波动。

王东源曾经在冬季施工的东北大凌河的寒流中，用风枪冲沙子，用鑽子凿岩石，而且一直坚持工作二十多天。

他也曾经在闻名全国的汉水铁桥工程中，潜入水下，建立奇功。

在武汉人民和百年来未有的洪水斗争中，王东源和他的战友，不论是白天或者深夜，常常潜入滚滚的长江之中的危险地带，用麻袋填堵被水冲破的洞子。完成此一工作不久，他们又奉命到郁江大桥工地工作了。

一条条的大江，一道道的大河，象密布在祖国周身的血脉似的；除了潜水员，谁能说清它们的色彩、体温、性格和那难以描述的激情呢？

我爱王东源，我爱王东源和他的战友。

一天，我乘小船，順流而下。此时，战士们駕駛的小汽船，箭也似的划过水面。郁江便桥两岸，劳动的軍工民工川流不息。我上了岸，从人群中挤过去，到“沉箱队”去找王全成。同志们說：他沿着河岸独自去采花了；又有人說：他没有去采花，休息時間，他总是去釣魚。我想象着这个人的性格和外形：他也許有些孤僻吧！瞧，年輕的同志们不是成群結队地拉着手风琴或者唱着歌去玩，而他为什么总是独自儿去活动？

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他。他，个子不高，象是害沙眼，眼睛老是眯縫着；年紀并不大，眼角、額角却有不少皺紋。我猜想，这位青年也許有一段悲苦的身世吧！一問，果然不錯。他七岁上死了母亲，后来父亲打魚又淹死在黑龙江里。一个七岁的孩子就到处漂泊，給人放猪、做工，在旧社会经历了貧穷、飢餓和种种不幸生活的痛苦。后来，随着家乡的解放，十八岁的年輕人，立刻就参加了人民解放軍。軍隊就是他的家，除此以外，他没有家园也没有亲人。

过几天，听说“沉箱队”結束了。在“沉箱队”工作中立了一等功的王全成，立刻又奉命去广州湾的海里捞鋼軌：因为去年有一只小船运鋼軌时翻了船，把不少鋼軌翻到海里去了。

我怀念着王全成，时常到在郁江工地工作的潛水員那里，打听他的消息。

一天，我到了潛水員住的席棚子里去。几个潛水員正在学习：有的在看小說，有的閱讀有关潛水理論的書籍。王东源給部队的报纸写稿子。他因劳动而格外发达的手拿起一支細細的笔来，使你担心，那支笔迟早会被他捏碎的。这篇稿子是介紹一名新潛水員刘仲坤，初次下水的情形。哦，刘仲坤，不錯，个子和王东源一样高，但没有王东源粗壮。他飽滿精力的身体里有某种东西正在蓬勃的生长；甚至于使你覺得，仿佛轉眼之間，他的个子就直往上窜。郁江工地是个学校，很多战士都是在这里初次掌握机械，或者学会其他各項工程技术。刘仲坤也是在修建郁江大桥的过程中，成了一个正式的潛水員。他初次下水激动的很厉害；因为他期待这一天，期待了多少时日哟。一年来，他天天学习潛水理論，用心听教員講解，不懂的地方就問同志們，有时抱着潛水講义，看一陣，又合起眼睛想一陣。什么“高气压”、什么“磨擦力”、什么“三定律”；过去放牛的时候，誰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些名堂；现在学起来难是难，可是終究記住了不少道理。立刻要下水工作了；下到碧綠的江底以后，將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怎么能不激动呢！他手忙脚乱的穿上寬大的潛水衣，脚上套了一

双二、三十斤重的鉛鉄鞋，戴上了大銅盔，前胸后背上又挂了两块共重四十多斤的鉛餅。这一身穿戴，就有一百四十余斤。他走起路来东摇西晃，两腿微微有些抖动。王东源告诉他：怎样排气，怎样下沉，怎样辨别方向，怎样工作。刘仲坤顺着梯子溜下去了，水面上嘟嘟地冒气花。他一边往下沉，一边想：也許自己跟老潛水員一样，在水底摸到什么小斧子、小錘子、手电筒，或者看見远年沉在江底的破船；据說那些破船总是魚蟹聚居的地方。

他下到郁江江底。有时踩着坚硬的石头，有时踏着柔軟的泥沙；水流冲激着他的身体。他轉动头向周围看，江水清彻，可以看出一两公尺远，有青苔、有水藻，还有許多小魚在他跟前毫不介意地来回游动。多有意思啊！他順手抓了一个小魚。在老潛水員看来，这真是太孩子气了；小魚有什么奇怪？数十斤重的大魚还常和你打交道哩！

在水下工作時間不久，刘仲坤就感覺到呼吸不舒暢；爬也爬不下，走也走不了。王东源，坐在船板上，弯下腰，把潛水用的電話放在膝头，拿着送話筒，又把耳机戴上，他听着嚒嚒地排气声，还听到刘仲坤的喘息声。他知道这个新潛水員的困难是什么，于是对着送話器說：“刘仲坤！先蹲下一条腿，然后用身子向前爬。”